

行走者

海中望芝罘岛

撰文/尹浩洋 供图/姚子扬 段清

芝罘岛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地方。中国最大最典型的陆连岛，秦始皇、汉武帝多次驾临之地，秦始皇曾在此地射杀大鱼留下射鱼台遗址，这里还有秦始皇拜祭三次的阳主庙，以及千古谜迹的秦始皇石刻……

这些年，有游客惊异地发现在岛北岸的海滩边上有个心型的“爱心海”，于是去那里看海的人更多了。终于有朋友忍不住提议，咱们也到芝罘岛的北边儿去看看，那可是一般人很少看过的景色。于是，一个周末，我们六艺文化空间的几位文友坐着游艇从芝罘岛西口码头出发，开始了“芝罘岛北岸海滨游”。

按照姚子扬船长的指点，我们很快经过了“摩罗石”这个标志性小岛，海面顿时开阔起来。为什么叫“摩罗石”呢？因为它的方言土语称呼是“摩罗鱼子”。芝罘岛的人在山顶上看着那几块岩石形成的岛屿，很像和尚敲的木鱼，就叫它“摩罗鱼子”了。一过了“摩罗石”，芝罘岛北岸特有的地形地貌开始令人震撼地展现在我们眼前。

这芝罘岛的南面儿是阳坡，草木茂盛，地形比较平缓，很适合人类居住。几千年前，岛南坡就有烟台原住民生活，并且形成了“大疃”这个烟台原住民生存最早的村落。岛北边儿则完全不一样：因为芝罘岛常年经受来自西伯利亚寒潮气流的影响，所以水深浪急，把芝罘岛北边的山崖给不断地风化吹蚀，山岩不断风蚀掏空剥落，海水也越来越深。

姚船长告诉我们，这里的海水最深处超过20米。海水是那种深

蓝深蓝的颜色。顺着海水往前看去，芝罘岛中部的山崖像极了长岛著名的景点九丈崖，山石陡峭，悬崖峻峭，山如斧劈，壁如刀削。那些陡立的崖壁，高处有一百多米高，矮处也有几十米高，陡峭到什么程度？这么说吧，完全可以站在上面儿直接跳水，因为崖壁都在90°左右。有文友马上想到，是不是因为这种地形，芝罘岛上那两块秦始皇留下的石刻，才会毫无障碍地被推进海里呢？

这是芝罘岛的一大谜案。公元前219年到前210年，秦始皇三次登临芝罘岛。这三次他有两次在芝罘岛留下了石碑。他命随行的丞相李斯撰文，用秦国统一后的秦小篆刻下了两块碑，既是记录自己东巡到此的辉煌，也是为颂扬自己统一六国的丰功伟绩。李斯作为书法大家，在秦始皇统一后“车同轨、书同文”的工作中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他的真迹当然是不可多得，他撰文并

亲自书写自然是传世瑰宝。于是，后世很多的达官贵人、文人学者哪怕千里跋涉，也要赶到芝罘岛上观瞻并拓印李斯书写的石

碑。于是，后世很多的达官贵人、文人学者哪怕千里跋涉，也要赶到芝罘岛上观瞻并拓印李斯书写的石碑。

但宋朝之后，这两块石碑不见了。不见的原因各有说法，两块石碑的去处也各有说法。较为普遍的说法是，当时芝罘岛离福山县衙还有10多公里，每次达官贵人名人到此，县里的官员都要到这里陪同，来回奔波，对官员确实是个负担。因为观瞻石碑，对县衙来说，也增添了很多不必要的接待负担。于是，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，在当地官员的策划纵容下，有人将两块石碑偷偷地凿断，顺手儿就推下了芝罘岛北岸的悬崖峭壁，让这两块石碑沉入了那20多米深的海水中。从此，秦始皇两块刻石碑在烟台的历史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人们只能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凭吊前人的文字，遥想当年。

说之后，带人从成山头驾船出发海中，一路向西寻找大鱼，终于在芝罘岛附近发现大鱼，并且亲自弯弓搭弩射杀一条大鱼。为纪念他在海中立下的伟业，便命人在芝罘岛上建立了射鱼台，来纪念他叱咤风云，斩杀大鱼，开辟新航线的巨大功劳。

当然，现在的始皇射鱼台是后来又重新修建的。重新修建的不光有射鱼台，还有阳主庙。阳主庙是古代齐国祭祀的“八主”之一。在胶东半岛上，“八主”占了一半。芝罘岛供奉的是阳主，成山头是日主，龙口归城的莱山是月主，三山是阴主（莱州人说三山是现在的三山岛，福山人说是现在的磁山），琅琊台则是供奉四时主。胶东地域到现在还大部分保留着“八主”的传说。

不过，阳主庙也好，射鱼台也罢，都在芝罘岛的山巅或者山南坡。我们在北海是看不到的，但是，我们看着芝罘岛北岸的深蓝的海水，望着陡峭的岩壁，讲一下山上山那边的故事，那还是可以的吧。尤其是山顶上的康王坟的故事，更是芝罘百姓们多少年来口口相传的历史。

康王据说是姜太公的后代，齐国姜齐的最后一位君主叫姜贷。姜齐（前404年—前379年）被田齐取代后，姜太公嫡系齐王的最后一王姜贷被流放到了胶东一带。康王坟的故事在很多地方都有传说，据说他在烟台官家岛到芝罘岛之间的海边儿居住。

康王有个儿子生性倔拗，老爹叫他干什么他偏偏不干什么。民间说话形容得好，“你指东他往西，叫他撵狗他打鸡”。康王临死之时就想了一个主意，他找风水先生看好了，说只要把自己葬在芝罘岛南坡上向阳的洼地，那么将来就复国有望。可是他儿子一直反拗着他的主意，于是他故意交代让儿子把他葬在山顶上。这样他才能占领有利地形。

结果他死了之后，这个儿子却忽然醒悟，觉得一辈子没听老爹的话，最后这个遗言是一定要遵循完成的。于是不顾大家的劝拦，连老天爷出来刮风下雨都挡不住他。最终把他父亲葬到了芝罘岛最高的海拔294米的老爷顶上面去了。

齐王听说他葬在山顶上非常高兴，马上给他封了个谥号儿叫他康公。表面上说是让他健康地活过一生，实际上康是加米字旁的康。糠放在山顶上，风一吹不就散了吗？所谓“复兴姜齐”那就复国无望啦。从此以后，芝罘岛的山顶上，又多了一个康王坟的传说。

谈古说今中，游艇很快地驶过了芝罘岛的中段，离开了那给人印象深刻的崖壁和崖下深海，来到了芝罘岛北岸的东端。还没来得及细看山影中闪现的山南端的巨大龙门吊雄姿，仅仅在海面上远远遥望了下网红景点“爱心海”，我们的游艇便辗转来到了波平如镜的“婆婆石”周边海域——这里是海钓者的理想垂钓之地。

“公公石”“婆婆石”是芝罘岛南北两边两组相守相望的写意岩礁。岁月沧桑，那“公公石”据说已湮灭海中，“婆婆石”仍在岛北端近海中端坐守望。人们世代传诵他们相守相望的故事，正和长岛的“望夫礁”、云南的“阿诗玛”一样，是在守望着对美好生活的永世期望吧。这种期望是不会湮灭的：就像游艇驾驶员小王告诉我们的，当年“福山八景”之中的“石门春波”“芝罘日晓”现在仍然可以经常看到，尤其是驾船出海到海面上南望芝罘岛时……”

我曾两次从海上南望过芝罘岛。1996年我“两天采访一个外地市长”的速度，先后走访大连、丹东、营口、锦州、秦皇岛之后，豪情满怀地从秦皇岛乘快艇赶回烟台，第一次有了海上南望芝罘岛的经历。那时我眼中有景，心中没有历史风物沧桑。千禧年之后，我和朋友共驾无动力大型运动帆船绕岛进军长岛，又从芝罘岛北面驶过。彼时，我心中只有初驾大帆船升起红球帆的惊喜，只有弥漫了全长9公里的横穿芝罘岛海北的兴奋。

如今我来回18公里再次海上南望芝罘岛，那份对于烟台美景的震撼、对于厚重历史的感喟，与同行文友一样，一种自豪感在心中激荡：身为烟台人，怎能不来一次“海上南望芝罘岛”？

四

不过，阳主庙也好，射鱼台也罢，都在芝罘岛的山巅或者山南坡。我们在北海是看不到的，但是，我们看着芝罘岛北岸的深蓝的海水，望着陡峭的岩壁，讲一下山上山那边的故事，那还是可以的吧。尤其是山顶上的康王坟的故事，更是芝罘百姓们多少年来口口相传的历史。

康王据说是姜太公的后代，齐国姜齐的最后一位君主叫姜贷。姜齐（前404年—前379年）被田齐取代后，姜太公嫡系齐王的最后一王姜贷被流放到了胶东一带。康王坟的故事在很多地方都有传说，据说他在烟台官家岛到芝罘岛之间的海边儿居住。

康王有个儿子生性倔拗，老爹叫他干什么他偏偏不干什么。民间说话形容得好，“你指东他往西，叫他撵狗他打鸡”。康王临死之时就想了一个主意，他找风水先生看好了，说只要把自己葬在芝罘岛南坡上向阳的洼地，那么将来就复国有望。可是他儿子一直反拗着他的主意，于是他故意交代让儿子把他葬在山顶上。这样他才能占领有利地形。

结果他死了之后，这个儿子却忽然醒悟，觉得一辈子没听老爹的话，最后这个遗言是一定要遵循完成的。于是不顾大家的劝拦，连老天爷出来刮风下雨都挡不住他。最终把他父亲葬到了芝罘岛最高的海拔294米的老爷顶上面去了。

齐王听说他葬在山顶上非常高兴，马上给他封了个谥号儿叫他康公。表面上说是让他健康地活过一生，实际上康是加米字旁的康。糠放在山顶上，风一吹不就散了吗？所谓“复兴姜齐”那就复国无望啦。从此以后，芝罘岛的山顶上，又多了一个康王坟的传说。

谈古说今中，游艇很快地驶过了芝罘岛的中段，离开了那给人印象深刻的崖壁和崖下深海，来到了芝罘岛北岸的东端。还没来得及细看山影中闪现的山南端的巨大龙门吊雄姿，仅仅在海面上远远遥望了下网红景点“爱心海”，我们的游艇便辗转来到了波平如镜的“婆婆石”周边海域——这里是海钓者的理想垂钓之地。

“公公石”“婆婆石”是芝罘岛南北两边两组相守相望的写意岩礁。岁月沧桑，那“公公石”据说已湮灭海中，“婆婆石”仍在岛北端近海中端坐守望。人们世代传诵他们相守相望的故事，正和长岛的“望夫礁”、云南的“阿诗玛”一样，是在守望着对美好生活的永世期望吧。这种期望是不会湮灭的：就像游艇驾驶员小王告诉我们的，当年“福山八景”之中的“石门春波”“芝罘日晓”现在仍然可以经常看到，尤其是驾船出海到海面上南望芝罘岛时……”

我曾两次从海上南望过芝罘岛。1996年我“两天采访一个外地市长”的速度，先后走访大连、丹东、营口、锦州、秦皇岛之后，豪情满怀地从秦皇岛乘快艇赶回烟台，第一次有了海上南望芝罘岛的经历。那时我眼中有景，心中没有历史风物沧桑。千禧年之后，我和朋友共驾无动力大型运动帆船绕岛进军长岛，又从芝罘岛北面驶过。彼时，我心中只有初驾大帆船升起红球帆的惊喜，只有弥漫了全长9公里的横穿芝罘岛海北的兴奋。

如今我来回18公里再次海上南望芝罘岛，那份对于烟台美景的震撼、对于厚重历史的感喟，与同行文友一样，一种自豪感在心中激荡：身为烟台人，怎能不来一次“海上南望芝罘岛”？